

# 日语学生的汉语语音偏误及其成因\*

孟子敏

[提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汉语教学研究实践,系统讨论了在日的日语学生学习汉语时的语音偏误问题。文章描写、对比、讨论了日语学生的汉语语音偏误系统,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日语学生的汉语声母系统,二是日语学生的汉语韵母系统,三是日语学生的汉语韵律特征。

本文认为,日语学生的汉语语音偏误的形成,只从母语干扰的角度来解释是不完整、不充分的。我们尝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寻找日语学生汉语语音偏误的成因:1日语的干扰。日语学生的汉语声母、韵母以及韵律特征方面的偏误,都有日语的影子;2《汉语拼音方案》的误导作用;3教学方面的因素。

## 0 引言

日本的大学里,选修外语的人群中,从总体上看,选修汉语的学生数量处于第二位。选修汉语的日语学生,都普遍有这样一种心理,即,汉语是用汉字记录的,学起来会省力些,方便些,轻松些。对他们来说,汉语好像是一种“读的”语言,而不是“说的”语言。说实话,日语学生学习汉语时,汉字确实能提供不少帮助。汉语学生学日语时受惠于汉字的地方也不少。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但是,也正是因为汉字,妨碍了日语学生的语言学习。外语语文的学习不同于母语语文的学习,母语语文的学习是从语言到文字,而外语语文的学习则是从文字到语言。日语学生学习汉语时,往往就停留在或满足于看懂意思上,还没有达到语言层次就停止了,甚或以为这就是掌握了汉语。在这种背景下,日语学生普遍存在着开口率低、听说能力弱的现象。当然,这其中也有民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在课堂教学中,第一堂课我发给他们的是一份材料,题目就是“闭上眼睛张开嘴”,目的就在于敲打一下他们兴奋的“汉字神经”。

---

\*本课题得到松山大学平成11年度特别研究助成项目资助,谨此志谢。本文写作过程中,诸多方面如日语的语音系统、音拍对日语学生汉语语音的影响等,承蒙增野仁先生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意。



现在, 我们来进行对比分析。

(1) 汉语共有22个辅音音位, 日语共有20个辅音音位。二者数量上大致相等, 但具体分布上却存在着很大差异。

(2) 汉语中有, 而日语中为空项的共计14个; 日语中有, 而汉语中为空项的共计12个。两者相加共计26个。其中属于对方也有同发音部位而发音方法不同的空项有12个, 发音部位不同(即不存在与对方同发音部位的音)有14个。

(3) 单从音标的字面上来看, 汉语、日语重合的辅音音位(同发音部位、同发音方法)共有8项。但它们当中有的具体音值也有出入。

(4) 汉语共有17个清音, 5个浊音; 日语有11个清音, 9个浊音。从以上这些朴素的数字上, 我们已经能看到汉语、日语辅音的某些差别了。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讨论一下。

(5) 汉语中, 不送气与送气对立, 是一重要区别特征; 日语中, 清浊对立是一重要区别特征(窪蘭晴夫1999)。汉语的浊音数量很少, 清音占绝对优势。日语则是清音、浊音平分秋色。在塞音、塞擦音中(日语的[ʔ]不计在内), 汉语是不送气与送气相配, 日语则是清音与浊音两两相对。

(6) 汉语有一套舌尖后音[tʂ] [tʂʰ] [ʂ] [ʐ], 一套舌面前音[tɕ] [tɕʰ] [ɕ], 日语则没有同发音部位的辅音, 它有的是一套舌叶音[tʃʰ] [dʒ] [ʃ]。另外, 汉语有一个唇齿音[f], 日语则没有唇齿音。

(7) 日语的[ŋ+]的发音部位稍前一点。发音时, 整个舌体都处于放松状态(服部四郎1970), 汉语则是有一个部位特别紧张。

(8) [pʰ]、[m]、[tsʰ]、[s]、[tʰ]、[n]、[kʰ]这几个音, 汉语、日语都有, 我们可以视为相同的辅音。但是, 必须说明的是, [pʰ]、[tsʰ]、[tʰ]、[kʰ]这四个音, 汉语、日语的音值具有明显的不同。发音时, 汉语的气流很强, 而日语的气流则很弱, 有时甚至弱到接近汉语的同部位的不送气清音。这样看来, 相同的辅音也就只剩下可怜的[m]、[s]、[n]三个了。

(9) 但遗憾的是, 恐怕这三个也不完整。那个[n], 只能是在音节开头时才相同。汉语中做韵尾的[n], 日语中就没有。日语的[n]只能出现在音节的开头。所

以, 准确地说, 相同的音只有两个半。再往细里说, 这两个半之间也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

## 2 元音系统

在汉语教学中, 一般比较重视辅音的教学, 而忽视了元音的教学(余维1995)。也有人觉得汉语、日语有的音差不多, 学习起来问题不大, 因此在元音上下的功夫就少多了。其实, 汉语与日语的元音差别是很明显的, 说这种差别是巨大的, 也并不算夸张。

下面, 我们就来比较一下汉语、日语的单元音, 然后, 再来看一下汉语的复元音、鼻韵母。

汉语共有单元音音位9个, 音位变体有14个。描写音位变体时, 有的书上比较细致繁琐, 我们这里从宽。请看:

/a/: 主要变体为 [a]、[A]、[ɑ]

/o/: 主要变体为 [o]。

/e/: 主要变体为 [ə]、[ɛ]。

/i/: 主要变体为 [i]、[ɪ]。

/u/: 主要变体为 [u]、[ʊ]。

/y/: 主要变体为 [y]。

/ɿ/: 主要变体为 [ɿ]。

/ʅ/: 主要变体为 [ʅ]。

/ə/: 主要变体为 [ə]。

日语的单元音音位共有5个, 有的元音在语流中也会产生变体(本文从略)。日语的5个单元音是\*:

[e]; [i]; [u]; [ɛ]; [ə]。

为直观起见, 我们把汉语元音音位及有关变体、日语的元音音位列在下面的这张图上。

\* 现在一般把日语的元音描写为 [a]、[i]、[u]、[e]、[o]。本文不采用这种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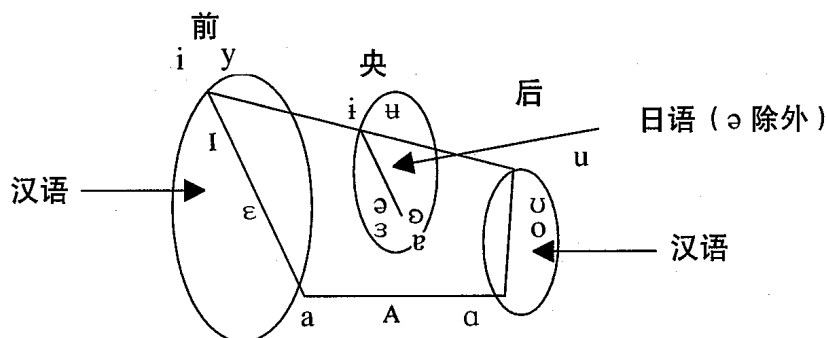


图1 汉语、日语元音舌位图

从上面的这个图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

- (1) 汉语、日语的元音连一个相同的也没有。这一点不能含糊。
- (2) 从舌体特征上来看，汉语的舌位高低范围要大一些，日语则相对小一些。
- (3) 从舌位的前、后来看，汉语的元音绝大部分集中在前或后，舌位的前与后是汉语元音的重要区别特征。日语的元音则都集中在央线，前与后区别不明显。
- (4) 圆唇与不圆唇是汉语的重要区别特征，而日语元音的圆唇与否则显得比较模糊，给人的感觉是似开非开，似圆非圆。日本有的学者在描写日语元音时，也认为有的非圆唇元音残留有圆唇成分（窪菌晴夫1999），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
- (5) 与上述（2）、（3）、（4）相关，汉语的元音开口活动范围很大，日语元音的开口活动范围就小多了。有的学者在画日语的元音舌位图时，就是先画一个大一点的舌位图，然后再在里面套上一个较小的图来表示。
- (6) 一言以蔽之，日语元音的最大特点是央化。

现在来看复元音和鼻韵母。

汉语共有13个复合元音，即复韵母，16个鼻韵母。它们分别是：

复韵母：ai[aɪ]、ei[ɛɪ]、ao[ɑo]、ou[ou]、ia[ia]、ie[iɛ]、ua[uA]、uo[uo]、üe[yɛ]、iao[iao]、iu[iou]、uai[uəɪ]、ui[ueɪ]。

鼻韵母：an[an]、ian[ian]、uan[uan]、üan[yan]、en[ən]、in[iən]、un[uən]、ün[yən]、ang[aŋ]、iang[iaŋ]、uang[uaŋ]、eng[əŋ]、ing[iəŋ]、ueng[uəŋ]、ong[uŋ]、iong[yuŋ]。

日语中，一般都没定义复合元音、鼻音尾，日语中有一套拗音や(ia)、ゆ(iu)、

ゆ (io), 有连元音, 如“愛(あい)中“あ(a)”与“い(i)”相连, “帰る”(かえる)中“か(其中的a)”与“え(e)”相连; 有一个拨音ん。但是, 从发音过程的性质上来看, 也不妨把它们分别看成是复合元音和鼻音尾。

有两点需要说明, 一是日语的单元音在复合元音中的具体音值也有变化。二是日语的鼻音尾与汉语的有较大的区别。汉语是一前 [-n] 一后 [-ŋ], 日语则是一个比 [-ŋ] 后、比 [-ŋ] 前的音, 上文中我们把它记为 [ŋ+]

话说到这里, 我们还要指出, 在比较复合元音和鼻音尾时, 只到音质为止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以下3的比较。

### 3 音节与音拍

汉语是音节语言。日语是音拍语言(窪藺晴夫1999)。音节在汉语中是重要的计量单位, 日语的重要计量单位则是音拍。有人研究认为, 汉语的音节长度和重量是相同的(Duanmu San 1990, 王志浩1999), 音节首的成分即声母是没有重量的。这也就是说, 汉语的韵母, 不管是单元音韵母也好, 还是二合、三合的复韵母也好, 鼻韵母也好, 音素从一个到三个, 但它们的长度及重量都是相等的。如果我们用音拍(mora)来计算, 那它们的音拍是相同的。日语呢, 一个音节当中, 音节首以后的部分有几个音素(拗音除外), 就有几个音拍, 也就是说, 音素的多少直接关系到音拍的多少, 跟汉语完全不一样。这种现象可表述如下:

汉语: 一个音节同一个重量

一个音素([a]) = 两个音素([ia]) = 三个音素([iao]、[ian])

日语: 一个音节可一拍、可两拍、可三拍

一个因素([e]) ≠ 两个音素([ie]) ≠ 三个音素([ieŋ+])

这一现象也直接影响到了日语学生的汉语发音, 特别是在韵律方面。

## 二 典型的日语学生汉语语音系统

日语学生说汉语时, 即使他们刚开始说得还不连贯, 有这样或那样的语音偏误, 但他们的发音是成系统的, 而非散乱的, 无规则的。在这里, 我们根据日语学生的汉语语音记录, 试图描写出典型的日语学生的汉语语音系统。我们还是采用

列表的形式。上面为汉语，下面相对应的是日语学生的汉语发音（表中简称“日语学生。下同）。

## 1 声母

表二 日语学生的汉语语音声母表

汉语	[p]	[p']	[m]	[f]
日语学生	[p] [p']	[p']	[m]	[f]
汉语	[t]	[t']	[n]	[l]
日语学生	[d] [t']	[t']	[n]	[l]
汉语	[k]	[k']	[x]	
日语学生	[g] [k']	[k']	[h] [φ]	
汉语	[tɕ]	[tɕ']	[ç]	
	[tʂ]	[tʂ']	[ʂ]	[ʒ]
日语学生	[dʒ] [tʂ']	[tʂ']	[ʃ]	[r]
汉语	[ts]	[ts']	[s]	
日语学生	[dz] [ts']	[ts']	[s]	

## 2 韵母

在列韵母表时，汉语和日语学生的汉语发音左右相并列出，左为汉语，右为日语学生的汉语发音。

表三 日语学生的汉语语音韵母表

汉语	日语学生	汉语	日语学生	汉语	日语学生	汉语	日语学生
i[ɿ]	[i] [u]	i[i]	[i]	u[u]	[u]	y[y]	[ø] [iə]
a[A]	[ə]	ia[ia]	[iə]	ua[uA]	[uə]		
o[o]	[ø]			uo[uo]	[uə] [ø]	üe[yɛ]	[øə]
e[ə]	[u] [ə]	ie[iɛ]	[iɜ]				
ai[aɪ]	[ɛi]			uai[uaɪ]	[uɛi]		
ei[əɪ]	[ei]			ui[ueɪ]	[ui]		
ao[ao]	[əø] [ø]	iao[iao]	[iəø] [iø]				
ou[ou]	[ø]	iu[iou]	[iu]				
en[ən]	[ɜn]	in[iən]	[in]	un[uən]	un[uŋ+]	ün[yən]	[øn]
an[an]	[ɛŋ+]	ian[ian]	[iɛŋ+]	uan[uan]	[uɛŋ+]	üan[yan]	[øɛŋ+]
ang[anŋ]		iang[ianŋ]		uang[uaŋ]			
eng[enŋ]		[øŋ+]*	ing[iɛŋ]	[iŋ+]	ueng[uɛŋ]	[uŋ+]	
				ong[uŋ]		iong[yuŋ]	[øuŋ+]

\* [øŋ+] 只对应 eng [ɛŋ]。

### 3 韵律特征

本文暂不涉及句子层次，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日语学生的韵律特征问题。

首先是声调，主要问题有：

平声，汉语是高平调，日语学生则是中平调，用五度制可以表示为[33]；

阳平、上声，我做的一项听辨问卷调查表明，阳平听成上声的为45%，上声听成阳平的为30%。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即使是同一位学生，他的听辨记录也参差不齐，阳平有时没问题，有时又听成上声，反之亦然。这样统计下来，出现听辨错误的学生为100%。这就意味着，对日语学生来说，分辨这两个声调是很困难的。日语学生在发音时，往往会出现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具体说来，阳平常读成低调，特别是在阴平前面（如“国家”）时，就成了[211]；上声又低不下来，有读成升调的趋势。

轻声，轻声主要是通过音长来表现的，而不是音高（林焘1990a）。日语学生在读轻声时的主要问题是音长不够短，听起来不太自然。

其次是重音，汉语的词重音对比不明显，也有人认为，除含轻声的词以外，汉语一般是前轻后重型。日语学生在发音时，常常发成前重后轻型，如“学校”就说成了 [ˈçyɛçiao]。

第三是把汉语音节音拍化，这一点初学者尤为明显。前面说过，汉语的每个音节重量都是相同的，不管其中音素多少。由于受日语的影响，日语学生在说汉语的复韵母或鼻韵母音节时，有明显的节拍化的倾向。如，汉语的ga = gua，日语学生在说“西瓜”时，就把“瓜”说成了两拍。“松山大学”有四个音节，如果用拍来计算，也可以说是四拍，日语学生的发音则是 [sɯ+ŋ+ ʃɛ+ŋ+ dɛ+v ʃø+z]，成了八拍。

关于日语学生的汉语语音系统，我们还要综合说明一下。

(1)我们这里描写的是典型的日语学生的汉语语音系统，并不是说每个学生都会出现同样的语音偏误。即使是同一个学生，在不同时期的语音偏误也有所不同。比如音拍问题，到了中高级阶段，就不那么明显了。



(2) 声母方面, 汉语的送气音, 日语学生虽然也是读送气, 但是, 他们的气流明显偏弱。汉语的不送气音, 日语学生在拼读时, 多容易发成浊音。汉语的h[x]声母, 在合口韵母前, 发成[ϕ]; 在开口韵母前发成[h]。

(3) 韵母方面, [i] 在z c s后面时, 常发成[ɯ]; 在zh ch sh r后面时, 有时发成[ɯ], 有时发成[i]。ao、iao在拼读时, 容易发成[ɐə], [iɐə], 说的时候又容易说成[ə], [iə]。在发复合韵母和鼻韵母时, 日语学生有较明显多音拍化的倾向。也有将个别复韵母单元音化的现象。

(4) 有些发音, 虽然我们也作为偏误记录了下来; 但在实际教学中, 也可以视而不见。但对于中文专业的学生, 就马虎不得。

### 三 日语学生的汉语语音偏误成因

前面我们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进行描写分析, 从表面上来看, 可以这样说, 日语学生的汉语发音是从母语—日语直接移植过来或移植后再生的。受母语干扰, 学习外语时产生偏误, 这是普遍现象。但是, 再细分析, 就会发现, 日语学生的汉语语音偏误成因, 只从母语干扰来解释其实是不完整, 不充分的。本文尝试着从几个方面来讨论一下日语学生的汉语语音偏误的成因。

#### 1 日语的干扰

我们主要从声母和韵母两方面来分析, 韵律方面的偏误参看上文和以下的韵母偏误成因分析部分。来自日语的干扰表现在:

首先是声母偏误:

第一, 汉语的送气、不送气对立, 日语学生有这样两种倾向, 一是直接用日语的清浊对立来代替, 拼读时更是如此(其中读浊音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参见下文)。二是统统简化为清音。日语学生的清音, 虽读送气, 但送气气流非常弱, 这更是直接从日语搬过来的。

第二, 日语中没有j q x和zh ch sh r, 有的是舌叶音[tʃ tʃʰ]。在日语学生的口里, 就把j q x和zh ch sh二合一成[tʃ tʃʰ]。“我吃七个苹果”中的“吃”、“七”就都说成了[tʃʰ]。

第三，用日语的 [ɾ] 代替汉语的 r 和 l，把 h 发成 [ɸ]。

其次是韵母偏误：

第一，将汉语的元音央化，而这正是日语元音的特点。日语学生说汉语时，舌位的前后变化，圆唇不圆唇的变化等汉语的语音特征，都表现不出来，至少是不明显。如“学生”的“生”，有不少日语学生就韵母说成了 [eŋ+] 或 [əŋ+]。

第二，开口该大的不够大，用日语的 [e] 代替汉语的 a，一 [e] 了之。即使是在 eng 中，也用 [e] 代替 [ə]，开口度该小却又小不了了。比如这样的句子，“我想登长城”中的“登长城”说成了 [deŋ+ tʃ'eŋ+ tʃ'eŋ+]，这样一来，“长”“城”在日语学生的口里就成了同音字了。比如汉语的 an，连有的汉语说得不错的学生（鼻音没有问题），也说成了 [eŋ]，“吃饭”听起来就像“吃粪”的发音。此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开口开得很含糊。

第三，鼻韵母中，除了几个前鼻音韵母 (en in) 以外，日语学生把汉语的前、后鼻音都换成了日语的拨音。这样，汉语的 an、ang，ian、iang，uan[uan]、uang[uan]，就分别被说成了 [eŋ+]、[ieŋ+]、[ueŋ+]。

第四，将汉语的复韵母、鼻韵母多音拍化，两个音素说成两拍，三个音素就说成三拍（详见上文）。与此相对的是，有时也会把汉语里跟日语有明显语音对应关系的韵母缩短，甚至说成单元音。如 iao 说成 [iə]，音长等同于日语的拗音，把 ou uo 说成是单元音 [o]。

第五，受日语文字影响而形成的语音偏误，也不可忽视。日语文字是音节文字，在普通人的脑子里，一个文字所代表的音节是不可分析的。在说汉语的 zi、ci、si 时，就说成了 ず、つ、す [dza ts'u su]。因此，汉语的 i 就说成了 [ɯ]。推测日语学生在说英语的某些音时，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另外，日语方言对日语学生学习汉语时也会有影响。据增野仁先生介绍说，说“学校”一词时，四国一带的学生说成 [ʃøɜ<sup>211</sup> jiev<sup>51</sup>] 或 [ʃøɜ<sup>35</sup> jiev<sup>211</sup>] 这种现象也很值得研究。

还应指出，日语学生在说汉语时，有的发音既不是日语的，也不是汉语的，而是一个新生的发音，如 [ø]。这一发音的形成以及它们的稳定性如何，都有待于研

究。

## 2 《汉语拼音方案》的误导作用

目前,在汉语教学界,《汉语拼音方案》的使用范围是很广的,它的作用和地位是不用怀疑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个方案的产生有它当时历史和学术的条件及环境,今天看来,它也存在着美中不足的地方。有些方面的规定未免太不简明,有的书对于规则的解释也有点天真。即使是母语是汉语的人,记起来或用起来也有颇感费劲儿的地方,比如ü上面两个点的省略,实在是没那个必要,省略后还会带来不少麻烦事。再说了,《汉语拼音方案》毕竟是针对母语是汉语的人设计的,外国人学汉语时,用起来也就不一定每个地方都好用。相反,有时反而会有某种程度的误导作用。虽然可以说是瑕不掩瑜,但问题还是应该摆出来。

笔者曾经分析过在汉语教学中使用《汉语拼音方案》的一些问题(孟子敏1995),我们这里再举例看一下日语学生使用《汉语拼音方案》时的一些问题。

首先,用表示清浊对立的符号来表示汉语不送气、送气的对立,日语学生容易把汉语的不送气、送气置换成清浊音。这一点,从日语学生拼读不送气音节时发成浊音的现象中就可以看出来。据说,用这一套符号是赵元任先生的意思(张清常1990)。

其次,韵母方面:

三个音[iɿ]用一个i来表示,我们倒是无所谓,日语学生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都给你发成[i]。

ü上的两个点省略,日语学生就把u、ü看成有实际意义的区别,读ju、qu、xu时,它就会把其中的u发成[u]。看来,省略了两个点,带来了不少麻烦。即使我们在使用这个规则时,也没有什么好处,只是感觉到增加了不必要的记忆负担。无论从内,还是从外来看,这两个点省略得太不合算。

iu,省略了中间的o,日语学生真把它看成是与ia、ie相同的二合元音形式,也容易把它与日语的拗音“ $\text{ϕ}$ ”相混。今天看来,这个o的省略,理由并不充分。实验语音学的结果告诉我们,iou在发音动态过程中,三个极点是很明显的,并非时有时无,请看图2(曹剑芬 杨顺安1984)。我们还是把它还原处理为三合元音好。

ui 的问题跟 iu 相同。

un、üu 省掉中间的 e，也不合情合理。从发音过程来看，唇形由圆变展，是很明显的，e 是客观存在的。把它补出来，日语学生发音就会准确多了。我在教学实践中的一些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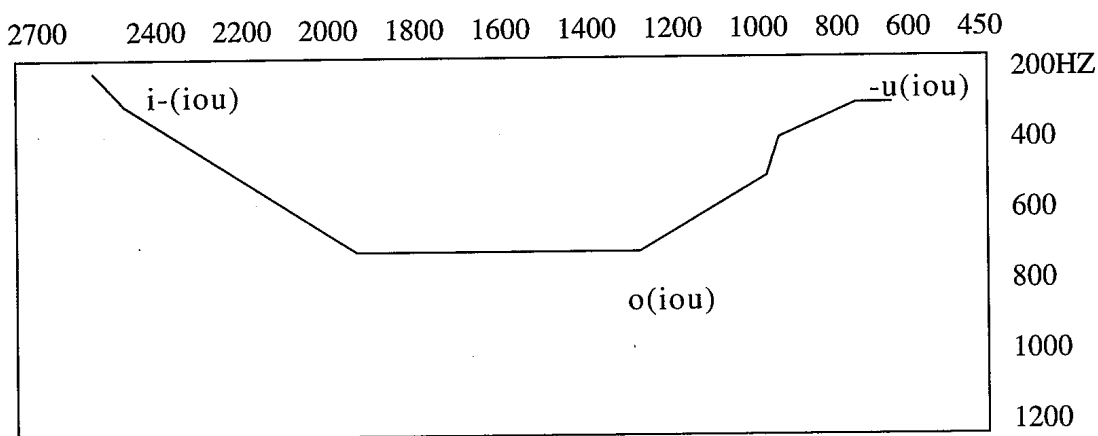


图2 复合元音 iou 极点的声学模式

这么说来，iu、ui、un、ün 的省略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但真的是出力不讨好。如果不省略，在解释拼音规则时也就不那么费口舌了，而且对学习者来说，也减轻了不必要的负担。

最后，声调方面，第三声的调值定为[214]，对日语学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他们总是读成升调。第三声的最大特点是低调。从一开始就教成低调，问题就可能少得多。其实，把第三声定为[214]，仍然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林焱 1990b）。

### 3 教学方面的因素

日语学生的汉语语音偏误，其实也有教学方面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当属教师方面的因素。无庸讳言，在汉语教学界，无论海内还是海外，教师来自汉语圈也好，来自非汉语圈也好，从事汉语教学的队伍构成并不理想，各种层次，各种背景的人都有。在教学当中，教师的语音知识、修养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发音。当然，也还有一个教学技能的问题。日语学生出现语音偏误是必然的，但这种偏

误继续存在并不是必然的。这里面就有汉语教师的责任。

在汉语教学中，不能准确听音、不能清晰辨音、不能有效纠音者估计不在少数。都讲发音重要，语音是基础，但不少语音教学往往都是走过场。教师清浊不分，日语学生将汉语的b说成了[b]，又怎么能纠正呢？更有甚者，这种语音偏误有时还会得到教师的鼓励，“很好。汉语有b，日语也有一样的b”。

作为汉语教师，听音、辨音、纠音，这是基本功。

此外，还要看到，教学组织上也有不利于语音教学的一面。日本的私立大学要自负盈亏，国立大学也在酝酿改革，要独立法人化，以后也不能只靠拨款，也要自谋生路，也要搞创收。有的学校往后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大学在每个环节都要计算办学成本，外语教学班往往是编班过大，客观上也影响到了语音教学。教师只能用吃大锅饭的形式，纠音的机会很少，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实际上，在总教学时数不变，即不提高办学成本的情况下，也有办法使这种状况得到改善。

我们还要补充一下，日语学生语音偏误的形成和出现，常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教学中也应该从多个角度出发进行综合分析。

#### 四 对日语学生的语音教学对策

如何教外语学生学习汉语发音，不少专家已经做了很好的探讨（廖荣蓉 石锋 1994，赵金铭 孟子敏 1997，朱川 1997）在教材编写中，如何使语音教学更有效，也有学者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陈亚川 1991）。相信从事汉语教学的专家，一定各有高招。笔者谨根据对日语学生的汉语教学实践，提出一些对策。有的已是老生常谈。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只是点到为止。

1 利用图形、手势、动画等，使语音教学更直观。不仅用现成的图形，还可根据实际需要，自己创作。笔者在教四声时，就画出飞机航班的起飞、飞行、下降、降落过程，来分别表示阳平、阴平、去声和上声，使四声的说明更加形象。

2 语音对比。这包括日语与汉语的对比，正确发音与错误发音的对比，不同学生之间的对比，让学生知道错的发音是哪个，对的发音是哪个。教学操作中，不能仅仅练习汉语的某个音，还应该将有关的音拿来，甚至包括错的发音也可以拿

来,一同对比着加以练习,最好培养学生能自己进行对比的能力。

3 拆分加合。汉语有的发音,表面上看起来有些地方不可拆。但是,在汉语教学中,适当地做点手术,在看起来不可拆的地方拆开,加上必要的音,最后再合在一起,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如an,对日语学生来说,就可先拆成an + en的形式,先慢点发出来,再合在一起,缩短音长,an就出来了,这样做就不至于发成[en+],ian、uan等相关的问题也解决了。

4 将错就错,即利用错音来纠正发音。日语学生在发汉语的u时,绝大多数都发成了ɯ,而且这一偏误非常顽固。在教学中,可以先让他发成另一个错音[ɔ],来代替[ɯ]。然后舌根部位后缩隆起,就可发出[u]了。如“图书馆”,就可先说成[t'ɔ̃ ʂɔ̃ kuan],最后再过渡到[t'ũ ʂũ kuan]。

5 变通。前面提到的《汉语拼音方案》的一些问题,教学中就可加以变通,已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如把省略的成分补出来,发正确的音就容易得多。再如,上声都读成低调[211],日语学生的发音给人的感觉就自然多了。即使是上上相连,也可以这样做。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传统的描写与解释。

6 宽容。日语学生的有的语音偏误,实际上是可以接受的,不一定非要纠正不可。如:阴平读成中平调,但感觉并不别扭。i发成[i],也问题不大。鼻韵尾[ŋ]说成[ŋ+],听起来也比较自然。哪些音必须纠正,哪些音可以不纠正,教学中应掌握好火候。

#### 参考文献:

- 曹剑芬 杨顺安 1984 北京话复合元音的实验研究,中国语文,1991年第1期,北京。  
 陈亚川 1991 汉语教材注音拼写法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1期,北京。  
 Duanmu, San 1990 A Formal Study of Syllable, Tone, Stress and Domain in Chinese Languages. Ph.D. dissertation. MIT. Cambridge.  
 服部四郎 1970 音声学,岩波書店,1970年6月,第20次发行,東京。  
 林 焘 1990a 探讨北京话轻音性质的初步实验,语音探索集稿,林焘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北京。

1990b 汉语韵律特征和语音教学, 语音探索集稿, 林焘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0年8月第1版, 北京。

孟子敏 1995 在对外汉语语音教学中使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几个问题, 语言文化教学论文集, 第一集,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月, 北京。

廖荣蓉 石锋 1994 对外汉语教学中r声母音质的实验研究, 语音从稿, 石锋 廖荣蓉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年1月第1版, 北京。

窪藪晴夫 1999 日本語の音声, 岩波書店, 1999年4月, 東京。

王志浩 1999 北京话的音节与音系, 共性与个性-汉语语言学中的争议, 徐列炯主编,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年1月第1版, 北京。

余 维 1995 日、汉语音对比分析与汉语语音教学,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5年第4期, 北京。

张清常 1990 比比看——“汉语拼音方案”跟罗马字母斯拉夫字母几种主要汉语拼音方案的比较, 世界汉语教学, 1990年第1期, 北京。

赵金铭 孟子敏 1997 语音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年7月第1版, 北京。

朱 川 1997 外国学生汉语语音学习对策, 语文出版社, 1997年7月第1版, 北京。